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四

宋 吕祖謙 編

策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

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義禮之風息而爭鬭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

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邺妻子則其所頼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髙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

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

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

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塟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

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

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愊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傲上哉葢以為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

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夫修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詘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絶師友之道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

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執事之選槩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

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游茍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聱踞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淆而不欲寛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攖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為天下之用而徒以獘學者精鋭之志限以

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為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獘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無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姿而所

閲如此之慱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擿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敝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喻也議者方且謂令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葢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嘗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

何為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况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閲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僶俛以為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今之

操陛黜者反咨嗟嘆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為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群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草哉臣以為宜使為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傅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敕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

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内外之官辟為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敕内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為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悃悃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為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

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令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

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内悦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没其君之威恵内能使其君歡愛悦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専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

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

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

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茍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

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

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

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

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無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

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無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

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草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令可使

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葢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

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即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户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畀澤也

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乗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無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闗紐制其機樞動静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恱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

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埜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葢其從民情而集

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户牖之内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閟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

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戲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箴頓闕紐嬉美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隳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

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
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
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
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
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静之微則養之
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
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
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蓄積之固持之審則發弗便則

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户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旱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

勢原

明責

李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故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剗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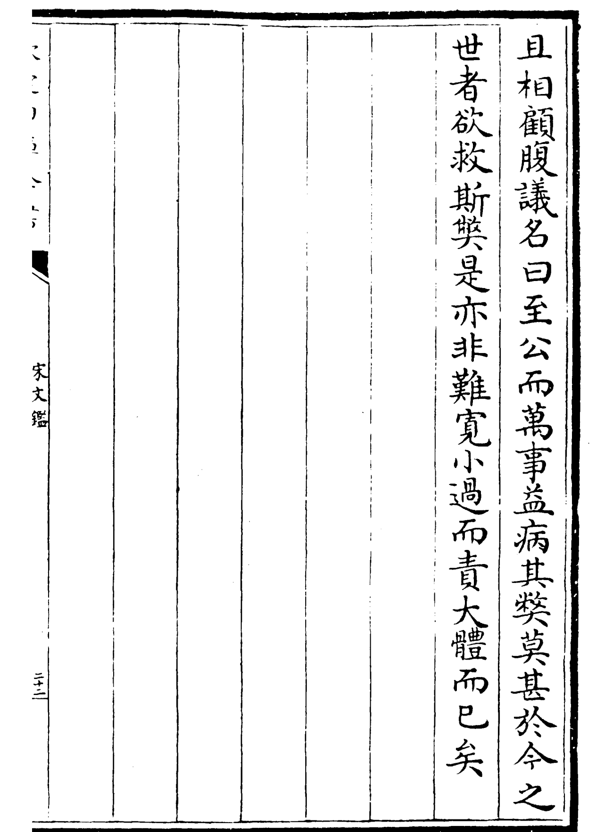
才則多敉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効心至而迹未至則優游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

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名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壠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巳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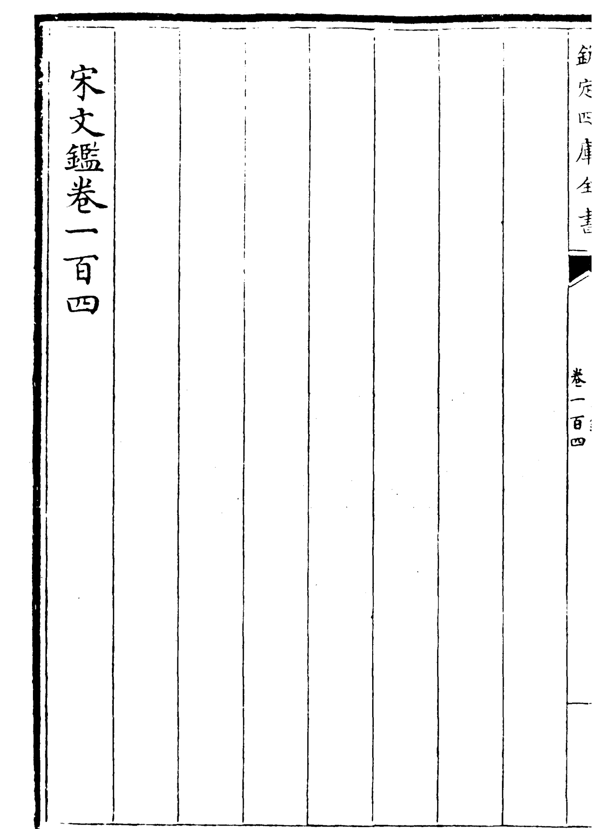
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强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内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

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横兵氣弗强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禄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覊縛文法之所蹦轢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没

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黙黙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没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内外之臣而掐其資胥吏得以挾薄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



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獘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獘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宋文鑑卷一百四

宋文鑑卷一百五

宋 呂祖謙 編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儀

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勑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勑合為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案

周官先叙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案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為表首三也又準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宫一品為師長之文是知上臺

表章僕射當為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勑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令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為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

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為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為尊二品為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内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為點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為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

品為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
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
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柰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
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奬上臺議者又曰新
定合班最可為凖臣等答曰近勑合班之位僕射與東
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引故實勑文當時與今無異
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
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册具在公參之

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為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為首具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宮臣難以為首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云表首之人近亦曾有三少臣等答曰今為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求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却引為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為重但只據品而言則

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勑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為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駁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冑之疏戚以為

迭毁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承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群議攄懿鑠闡孫謀將以昭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熯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

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具璽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縉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異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

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
祧髙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
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
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
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
於升侑上帝衷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
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
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

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

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裁鑒謹具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祁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疏别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

尊有所由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負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邉氏更適士人王漁稹煢煢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邉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邉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

詳邉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積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懐有慈之愛推無絶之義亦不得為巳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積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况當孝治宜謹彛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積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

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黄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册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

官小大自足及額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惣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責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眦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

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為是耶為非耶

為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

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

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

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

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

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

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巳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安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

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

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
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
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
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
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
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
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
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

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葢王者之祖有

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盖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

與哉曰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

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宫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乆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導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

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
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奪仍舊
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
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
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
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
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宫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夾鍾于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宫一變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竒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鍾于坤之

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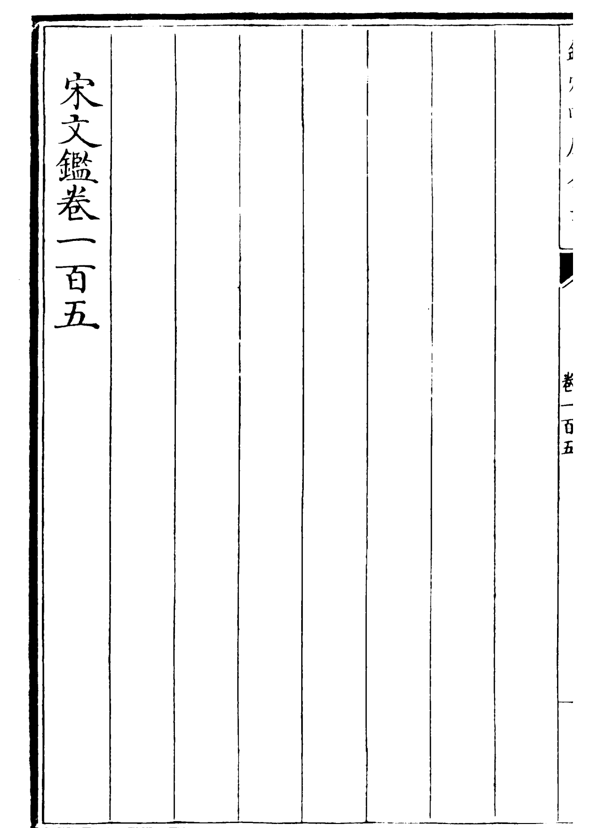
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

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
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
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
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
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
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
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
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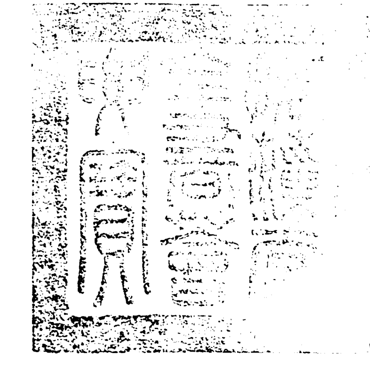
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

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數數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茍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

而幸祠宫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錮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宂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宋文鑑卷一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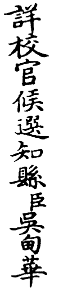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徐廷瑛
謄録監生臣沈　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六
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六　　宋　吕祖謙　編

議

救災議　　曾　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

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畒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

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户計之

中户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户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州縣必

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壊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頼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闘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闘之民異時有警邊戍

不可以不增[illegible]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
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
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
必烏駭鼠竄竊夷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彊
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
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
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
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

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畆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廪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

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茍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

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畆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曆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

悅於上然後王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
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
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
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
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
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百姓富實而國獨貧
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

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

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文格賢罰以定令辛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齎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某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揺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

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為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太公常齒匹夫傅説箕子常編繫囚冀缺甯戚常伍耕農管仲五羖常沒虜獲尚屑與時争盆鼓之逋賦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詎非為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
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
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説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
以宋鈃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
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虚譽烹彌子瑕佞幸似忠孝而
得罪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
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寛仁之治
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

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賛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劾讞鍛成猶曰未也况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

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為量度

而縻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

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壬人

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

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盆資

其窺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

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

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兠共工而罰之天下

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諂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匱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為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

湯之為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為之清日為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為之蝕地為之震纖草槁木橫出妖孽況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

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崇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

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同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

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盖其任職之人未嘗

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檝河渠二署隷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

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効而使之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

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歷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歷作為歷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歷僧一行改步大衍歷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

至落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黄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盖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吴孫氏時王蕃陸績皆甞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黄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

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為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黄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别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内圓徑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黄道屬焉又次曰

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别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欽古今之説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説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

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黄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

立於酉而負夘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輙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夘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夘酉之半

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

有所推遷盖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畀其高下若衡之低昻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昻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邮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黄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黄道之南亦如

之月行周于黄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竒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黄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歴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廹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揺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内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

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黄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

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
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
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
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黄赤道與紘合鑄不
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
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及去
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
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

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令黄道赤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黄道此定黄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黄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黄赤道輙變令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黄道居赤道之

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横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黄道歳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黄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黄道同法其十二舊

法黄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鑚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從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自當黙與天合

邉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内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間其多少之羡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戍壘對

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寛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

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賍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冠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邉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邉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邉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内殆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盖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

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過功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邉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邉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

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邉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静不擾敵人感服者為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洎

則禄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徳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顧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

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黄帝師奚伯而敎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顔般而後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

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閭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薫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必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

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

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隷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叅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禄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决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

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大鈞

為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户又招誘客户使之置田以為主户主户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户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户益耗客户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

今欲將主户之田少者合衆户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户不足以客户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顔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爲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别子之子始以别子爲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

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國朝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足稽考

議官　　李清臣

原今之大弊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

故仕者日蓄致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禄位退失其田廬故庶白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肦肦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廹於妻孥之饘粥則守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睯闤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為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則安覬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㾾恥之

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蔿員使其不得應條缺駁羈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冐昧以進後來者競躐而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肹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媮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羈

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草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弊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弊之原也而議者不塞其源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縳爬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

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捕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裕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榮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寛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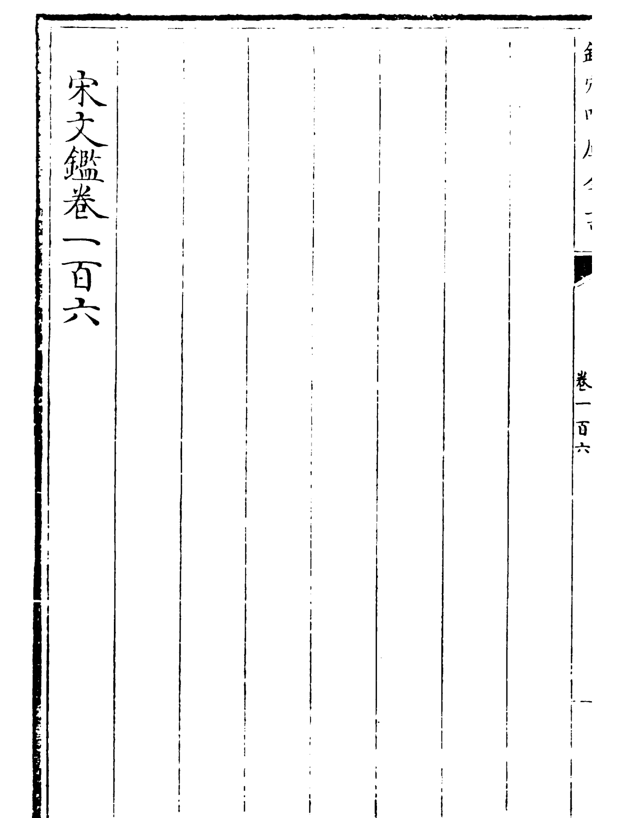
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盖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

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

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髙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减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

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黄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盖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

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宋文鑑卷一百六